

〔明〕馮惟敏 著
凌景埏 謝伯陽 點校

海浮山堂詞稿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明〕馮惟敏 著
凌景埏 謝伯陽 點校

海浮山堂詞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海浮山堂詞稿 / (明) 馮惟敏著; 凌景埏, 謝伯陽
點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11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ISBN 978-7-5325-8708-7

I. ①海… II. ①馮… ②凌… ③謝… III. ①散曲—
作品集—中國—明代 IV. ①I222.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8)第 018929 號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海浮山堂詞稿

〔明〕馮惟敏 著

凌景埏 謝伯陽 點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7.75 插頁 6 字數 130,000

2018 年 11 月第 2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300

ISBN 978-7-5325-8708-7

I·3239 精裝定價: 52.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前言

馮惟敏（一五一——一五七八），字汝行，號海浮。山東臨朐人。《馮氏世錄》載：「公行四，生於正德六年九月初一子時，卒於萬曆六年二月二十日子時，享年六十八。」惟敏早年隨父裕輶轉宦遊于中都鳳陽、留都南京、貴州石阡等地，飽餐山川靈秀，亦備嘗奔波之苦。如其於《復友人書》中記錄：「弱齡從先君子守石阡，備嘗夷方艱苦。既遷貴臬，分鎮威清，不離夜郎之域前後五年，間關萬狀。父子衣疏布，食粗糲，沖毒瘴，冒絕嶮，人所不堪，居之不變。」這些生活經歷，為惟敏日後創作提供了厚實的養分。

惟敏自幼聰穎好學，才華富贍。「為文閱肆，萬言立就」（《光緒臨朐縣誌》）。與兄惟健、惟重及弟惟訥，皆以詩名齊魯間，時稱「臨朐四馮」。嘉靖十六年（一五三七）惟敏舉於鄉，然累舉進士不第，其所謂「九躋賢科，不一作色」（《復友人書》）。至此，惟敏仕進之心已絕；其間，「結茅泔水之上，居焉。放舟上下，浩歌自適，望之如神仙中人」（《馮氏家傳》），竟二十餘載。

嘉靖三十六年（一五五七），巡撫監察御史段顧言巡按山東，此人貪婪無厭，搜刮囊取，民苦不堪言。馮惟敏在散套《呂純陽三界一覽》序云：「迨戊午丁巳間，有酷吏按治齊魯，大獵民貲，以填溪壑，累歲無饜。人人自危，莫知所止。」適次年馮氏家族因地產訟事，惟敏爲段顧言所虐，逮繫之濟南，數月乃放。四十一年（一五六二），惟敏進京謁選，授直隸涑水知縣，又因懲辦兼併民田之豪貴而爲勢族所不容，謗詬四起，坐謫鎮江府學教授。隆慶元年（一五六七），聘典雲南鄉試膳錄。三年（一五六九），選保定府通判。六年（一五七二），會左遷魯王府官，遂自免歸。馮惟敏爲官十年，清廉勤政。據《馮氏家傳》記載：「縣所食用取諸俸，稍不以煩里甲。出則簞食壺漿自隨。繕學宮，浚城隍，樹以榆柳，行道之人歌詠之。」然而親歷了官場的齷齪黑暗，使原「只想把經綸大展」的馮惟敏極爲悲憤和失望，他在《點絳脣》《改官謝恩》曲中寫道：「俺也曾宰制專城壓勢豪，性兒又喬，一心待鋤奸剔蠹惜民膏。誰承望忘身許國非時調，奉公守法成虛套。沒天兒惹了一場，平地裏閃了一跤。」歸里後，築「即江南」亭於冶源別墅，因稱海浮山人，寄情山水，終老田園。

馮惟敏的文學創作有詩、詞、文、賦、散曲、雜劇等，其中以散曲數量最多，成就最大。散曲是金元時期繼「宋詞」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歌曲」的形式。其「歌」，我們稱之爲「唱曲」；其「曲詞」，我們稱之爲「填詞」或「填曲」。從形式上看，散曲和詞有很多的一致性：同樣有「牌調」，同樣是長短句，同樣是吟唱的。所不同的是散曲的用韻、襯字及套曲形式，它要比「詞」在運用上

更爲自由，表達上更爲舒放；更重要的是散曲所表現的內容、情感、風格，以及音樂特徵，比「詞」更貼近金元時的民間生活，更符合金元時人對曲樂的欣賞要求。曲分南北，這是從樂調發源於南北地域不同而言，因之，南北曲之唱腔、風格特徵亦迥異。所謂「北主勁切雄麗，南主清峭柔遠」（王世貞《曲藻》）。金元時期，女真族大舉侵入中原，隨之胡樂便猶如一股風潮流播於中原。徐渭《南詞叙錄》描述：「今之北曲，蓋遼、金北鄙殺伐之音，壯偉狠戾，武夫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爲民間之日用。宋詞既不可被弦管，南人亦遂尚此，上下風靡。」故而興起於金元之際的北曲，一反南宋詞壇「燕燕輕盈，鶯鶯嬌軟」的婉約靡麗之風，以恣肆潑辣、率真直樸、波俏諷浪的語言風格，憤世避世、逸興林泉的內容特徵，以及樂曲旋律上的異域風采，風行於金元文壇，在詩的發展史上，取得與唐詩宋詞三足鼎立的地位。元代是散曲發展的鼎盛期，至朱明，散曲在經歷了從永樂至成化中後期近八十年的寂寥期後，隨着陳鐸、康海、王九思、王磐、楊慎、黃峨、李開先、馮惟敏、唐寅等衆多優秀曲家的湧現，進入又一個鼎盛時期。其中以山東曲家群領軍人物馮惟敏尤爲耀眼。前人對馮惟敏散曲評價很高。王世貞云其「獨爲傑出，其板眼、務頭、擷搶、緊緩，無不曲盡，而才氣亦足發之」（《曲藻》）。任中敏直云「海浮曲全是一團拴縛不住的豪氣。然排纂而能妥帖，詞中之辛稼軒、陳迦陵也」（《曲諧》）。鄭騫更是將馮氏與元張養浩以及明代另兩大曲家康海、王九思作比較：「馮惟敏的散曲與張、康、王三人可以算作同派，而堂廡氣象比他們三人更顯得闊大一些，更能充分地表現出作者的人格和學問。」（《景午叢編·馮

惟敏與散曲的將來》馮沅君則指出「在明代散曲家中，馮惟敏應爲第一人；即合元明兩代的作家言，他也是第一流」（《中國詩史》）。

馮惟敏散曲能如此炫目，其緣由之一便在於作者所表達出的情懷已超越一般文人士夫自我的懷才不遇、個人的悲憤感悟，而是展現出一種仁者濟天下、親民愛民、體恤民隱的儒者大胸懷，即鄭騫所謂的「純粹儒家者流也」（《馮惟敏及其著述》）。在海浮的作品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這種隨着民喜而喜、民憂而憂的情感起伏。如小令【玉芙蓉】《喜雨》、《苦雨》、《苦風》、《喜晴》：

村城井水乾，遠近河流斷，近新來好雨連綿。田家接口葛稭飯，
書館充腸苜蓿盤。年成變，歡顏笑顏，到秋來納稼滿場園。（《喜雨》之一）

恰纔慶雨澤，豈料爲民害！一時間旱潦齊來。牆傾屋塌千家壞，
水浸風磨五穀災。多奇怪，時乖命乖，嘆吾生畢竟是老窮胎。（《苦雨》之二）

封家十八姨，毒害能爲祟，撞南牆猛雨如錐。摧殘禾稼飢難濟，
壓倒房廊命有虧。民何罪？天知地知，願回心風調雨順霽嚴威。（《苦風》之二）

陰雲萬里無，積雨千山度，拯群生脫離了泥塗。青天豈有絕人路，

赤日還爲救命符。沽酒處，三壺兩壺，眼見的樂陶陶醉倒了老農夫。（《喜晴》之二）

作者由喜而哀而怨又復喜的情緒變化，躍然曲間。馮氏散曲中這類關切民生疾苦的作品很多，又如【胡十八】《刈麥有感》寫道：「今年無麥又無錢，哭哀哀告天，那答兒叫冤？但撞着里正哥，一萬聲可憐見。」【折桂令】《刈穀有感》寫道：「麥也無收，黍也無收。恰遭逢饑饉之秋。」「官又憂愁，民又漂流。誰敢替百姓擔當？怎禁他一例誅求！」他甚至在中直唱道：「穀賤傷農傳自古，并不分貧富。」擔憂「拋荒了好莊田千萬畝」（【清江引】《戊寅試筆》）。這些都可以看作是馮惟敏對朝廷和官府的謹告和呼籲。

海浮作爲「儒家者流」，「學而優則仕」，「爲政以德」必然是他的思想核心和行爲準則。雖然累困南宮，「九躋賢科」亦可謂鏗而不捨。爲官十年，其初衷如他曲中寫道的：「天地無私，文章有用，保山河大一統。效忠、奉公，莫虛耗堂食俸。」（【朝天子】《感述》）「俺子索采民風詢民瘼解民憂，修德弭天災，黎庶無逃走。蠲稅感皇恩，老幼長相守。」（【點絳脣】《郡廳自壽》套）這是多麼高的爲官境界，即便在今天也是很多官員所未能企及的。然而遭受了謗詬謫貶，目睹了官場黑暗，馮惟敏認識到「官清氣不長，財多福自來。……奴顏卑膝終須貴，義膽忠肝反見猜」（【端正好】《徐我亭歸田》套）。他沒有沉湎於一般士夫騷人的自怨自艾，歌哭不平於山水間，而是以

「憑着頂觸佞嫉邪獬豸冠，且不問眼皮上前程近遠」〔新水令〕《憶弟時在秦州》套的凜然氣概，竭盡聲色描繪，寫下許多諷世罵世，爲民請命喊冤的佳作：

如【端正好】《徐我亭歸田》套：

磻可查荆棘排，活撲刺蛇蝎挨；打週遭擠成一塊，謊得俺脚難挪眉眼難開。一箇虛圈套眼下丟，一箇悶葫蘆腦後摔；踩着牠轉關兒登時成敗，犯着牠訣竅兒當日興衰。幾曾見持廉守法垛了冤業，都子爲愛國憂民成了禍胎，論甚麼清白？〔滾綉毬〕

【清江引】《八不用》令：

烏紗帽滿京城日日搶，全不在賢愚上。新人換舊人，後浪推前浪，誰是誰非不用講。

【醉太平】《李中麓醉歸堂夜話》令：

包龍圖任滿，于定國遷官，小民何處得伸冤？望金門路遠。嚴刑峻法鋤良善，甜言美語扶兇犯，死聲淘氣叫皇天，老天公不管。

尤其是【端正好】《呂純陽三界一覽》和《耍孩兒》《骷髏訴冤》、《財神訴冤》數套，通過群鬼、骷髏、財神的表述，對人間官場齷齪、官員兇殘苟酷、枉法貪贓的醜惡作出深刻的揭示和批判：

有錢的快速來，無錢的且莫慌，尋條出路翻供狀。偷與我金銀橋上磚一塊，水火爐邊油兩缸，殘柴剩炭中燒坑。若無有這般打典，脫與我一件衣裳。（《呂純陽三界一覽》）

常言道錢出急家門，財與命相連，將錢買命非輕賤。王員外過付銀一萬，李大舍交收金一千，招詳改擬銷前件。執法司倒做了枉法，洗冤錄却做了啣冤。（《骷髏訴冤》）

鐵掃帚便是掃地王，皮笊籬做了個聚寶盆，瞞天一網都撈盡。蚰蜒穴內難逃命，狼虎唇邊怎脫身？狠心腸還道無滋潤。頭髮根兒裏數算，牙齒縫兒裏搜尋。（《財神訴冤》）

從「史」的角度看，這些作品形象深刻地展現出明嘉靖年間官場的一個真實畫卷；從作品內容的精神層面看，則展現了馮惟敏濟世愛民、清正不阿、一憂一患皆在於民的儒者風範和情懷。而這，正是曲作所蘊含的歷史意義和人文感動，馮氏散曲之魅力所在。

其次是馮氏散曲中激蕩湧動的大氣勢。任中敏讚之為「一團拴縛不住的豪氣」，「咄咄逼

人」(《曲諧》)。馮沅君稱之爲「堂廡宏闊」(《中國詩史》)。海浮善用排句，尤其是在一些句式多而連貫，講究對偶，或一些可不拘句數的牌調裏，馮惟敏可謂發揮得淋漓酣暢。如《李中麓歸田》套之【混江龍】一曲：

山河依舊，其中自古聖賢州。似您這天才傑出，真個是無愧前修。霎時間對客揮毫風雨響，世不曾閉門覓句鬼神愁。囊括了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網羅了百家衆技，三教九流；席捲了兩漢六朝，千篇萬首；彈壓了三俊四傑，七步八斗。俺也曾夜到明明到夜聽不徹談天口，則爲他心窩兒包盡了前朝秘府，舌尖兒翻到了近代書樓。

按律此曲爲九句，第六句「世不曾閉門覓句鬼神愁」下作者可以根據自己的才氣任意增四字對句。這裏海浮一連接了四個對句，排募曠達，一氣呵成；後面三句其實是一個三字句，兩個四字句，海浮又嫺熟地運用了襯字，以接洽前面曲文呼叱而下的氣勢。這僅從作曲的技巧與文氣言，足以展示其豪邁氣勢的還有海浮散曲中笑傲山林，寄情海岱間的「歸田、樂隱」作品。如【鴻門奏凱歌】《謝諸公枉駕》：

邀的是試春遊張曲江，訪的是耽酒病陶元亮，行的是快吟詩唐翰林，坐的是會射策江

都相。呀，這的是白雲明月謝家莊，抵多少秋風野草鎮邊堂。您子待平開了西土標名字，俺子待高卧在東山入醉鄉。周郎，耳聽着六律情偏暢；馮唐，身歷了三朝老更狂。

這類曲作潑辣灑爛，氣勢跌宕噴薄，在其他元、明「歸隱」類曲家的作品中亦不多見。任中敏直讚爲「高趣涵空，英姿颯爽」（《曲諧》）。

再次便是海浮散曲所秉承的元人風骨。歷來認爲，馮惟敏承元人豪放一脈，凌濛初《譚曲雜札》云：「其當行者曰『本色』」。……國朝如湯菊莊、馮海浮、陳碧秋輩，直闖其藩……元派不絕也。」元散曲所建樹的潑灑豪辣、直白俚俗、亦噱亦諷、蒜酪蛤湯的美學特徵，在海浮曲創作中都有很突出的表現。

如：

問道先生笑甚麼？笑的我一仰一合，時人不識余心樂。呀，兩脚跳梭梭，拍手笑呵呵，風月無邊好快活。（【河西六娘子】《笑園六詠》之一）

叫喳喳早鴉，鬧吵吵晚蛙，混不了漁樵話。溪山環繞兩三家，就裏乾坤大。草舍斜開，蒿籬亂插，有鄰翁同笑耍。煎柏葉當茶，燒蔓菁漫牙，吃不飽由他罷。（【朝天子】《解官至

舍《之十三》

論形容合不着公卿相，看丰標也沒有搗搜樣。量衙門又省了交盤帳，告尊官便準俺歸休狀。廣開方便門，大展包容量，換春衣直走到東山上。（【塞鴻秋】《乞休》之一）

誰說俺不平，俺元無宦情。秋收田地到春耕，從來是本等。懶驢愁治不了傳槽病，餓貓食救不的殘生命，使牛歌改不了舊音聲，急歸來笑聽。（【醉太平】《遂閑》之一）

海浮善用俗語、謔語、大白語，在這點絲毫不讓元人。右舉四例，前二首俚言俗口，看似素色白描，却將作者歸田的喜悅和生活情狀，呈現得鮮活明朗；而曲中洋溢的率真灑脫之氣韻，直逼元人殿堂。後二首自喻自嘲，亦諧亦諷，風格謔浪潑刺，渾然成趣，其蒜酪蛤湯之味自與元人相接。此類作品馮曲中多且可觀，在自我揶揄中透出對官場黑暗的憤懣，也在戲謔嘲弄中徹底放下世俗功名的牽絆。所謂「打疊起經綸手段，展放開風月情懷」（【端正好】《徐我亭歸田》），「浮名不到雲水邊，從此無羈絆」（【朝天子】《將歸得舍弟書》之一）。海浮曲中這種山水林泉的陶情逸興，和對名韁利鎖的放手，似乎比元人來的更爲「真誠」和「無累」，有着「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論語·先進篇》）的境界，鄭騫稱之爲「以儒家的思想襟抱放在曲子裏邊來代替道

家的氣氛」(《馮惟敏與散曲的將來》)。

對於南曲的創作，沈德符《顧曲雜言》有「馮海浮差爲當行，亦以不作南詞耳」的記載。而事實是：馮惟敏亦富南曲。在他五二二首小令中南曲即有二〇七首，竟有三分之一強；南調套數五篇。明代自昆山腔興起，曲風尤崇流麗悠遠，如以南曲之審美取向論，確如任中敏所云「以之爲南曲，乃嫌叫囂矣」(《曲諧》)。然若撇開南調柔婉的唱腔要求，僅從文學層面的審美意義看，海浮南曲所散發的那種波俏、明快、清新的氣息，又何嘗不是給明南曲創作帶來新意？

如：

攜取隨身藜杖，行過芳草塘，步步惹花香。得句拈鬚，咨嗟嘆賞，忽聽村童嘲唱。一曲滄浪，爭如爾曹信口腔！閃脫是非場，登開名利韁。(【朝元歌】《山中客至》之二)

小小漁船，只在烟波七里灘。潮落魚龍堰，霜老菰蒲岸。嗒，占斷水中天，盡日流連。飲罷香醪，再把魚兒換，遙指江村舉釣竿。(【駐雲飛】《秋日偶成》之三)

這兩支閑適恬隱的南小令，清新俊逸，竟有小山遺韻；雖南調卻透着北風，別具情致。海浮南曲中還有許多閨情閨怨和風月之作，尤爲出彩者如【二犯月兒高】《閨情》八首，列舉二以窺

一斑：

小院香風過，疏簾淡烟鎖，舞倦垂楊綫，飄盡梨花朵。懊惱今春，偏把俺折挫。腰肢瘦小瘦小些兒個。見了憔悴形骸，心疼殺可意哥。哥，喬樣兒託誰學？一似皓月難圓，減容光夜磨。

遠樹寒蟾下，長空凍雪撒。風動流蘇帳，冷透凌波襪。夢兒裏溫存，熱突突都是假。醒來提着提着名兒罵。兜的俺惱亂柔腸，閃殺人只爲他。他，一迷的使虛花，想的他一脚兒回來，實心兒不到家。

寫得恣肆波俏，情趣橫生。無怪乎吳梅盛讚「且海浮所長，豈獨北詞而已哉。其【月兒高犯】八支，遠勝李中麓【傍妝臺】十倍……其詞深得南人三昧，顧世皆以北調相推重，亦傳之有幸不幸焉」（《顧曲塵談》）。

概言之，馮惟敏的散曲成就和影響，在中國散曲史上舉足輕重，至今都在給予人們精神與藝術的享受。

下面談本書的版本及整理情況：

《海浮山堂詞稿》係馮惟敏散曲集，有以下諸種刊本：

一、明嘉靖丙寅刻本（有《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本，簡稱刻本）。全書四卷，每卷一冊；每冊封面寫刻「海浮馮先生詞稿」題籤。前有「山堂詞稿引」，署「丙寅閏月海浮山堂題」。但書中所收作品係萬曆初年者甚多，且時有自記，當是馮惟敏晚年手訂本，由馮氏後人刊印，仍用嘉靖丙寅原刻舊序，此為現在所能見到傳世的馮曲最早刻本。卷一大令（即套曲）；卷二歸田小令，內誤入【耍孩兒】《十自由》一套；卷三擊節餘音，有散套及雜曲（小令），其中《僧尼共犯》為雜劇《僧尼共犯》第一折套曲；卷四錄散套五，附雜劇《玉殿傳臚》、《僧尼共犯》。

二、鄭振鐸舊藏鈔本（簡稱原本），全書四卷，卷為一冊，字數、行數、頁數、款式都與嘉靖丙寅刻本無異，惟散曲後附《玉殿傳臚》、《僧尼共犯》雜劇兩種，僅存目錄而無曲文。

三、明代汪廷訥環翠堂刻《坐隱先生選本》（簡稱汪本）。

四、任中敏編《散曲叢刊》本（簡稱任本），亦係據嘉靖丙寅刻本複印，但刪去雜劇二種。

本書以鄭振鐸舊藏《海浮山堂詞稿》鈔本為底本，用其他三種刊本比勘；參校的還有以下十種曲選別集：《北宮詞紀》六卷、《南宮詞紀》六卷（明陳所聞輯，萬曆間刻本）、《南詞韻選》十九卷（明沈璟輯，萬曆間吳江沈氏刊本）、《昔昔鹽》五卷（明魏之皐輯，萬曆間刻本）、《吳騷二集》四卷（明張琦、王煇輯，萬曆間長洲周氏刊本）、《吳歛萃雅》四卷（明周之標輯，萬曆四十四年刻本）、《彩筆情辭》十二卷（明張栩輯，天啓四年刻本）、《太霞新奏》十四卷（明顧曲散人輯，天啓七

年刻本）、《吳騷合編》四卷（明張楚叔、張旭初輯，崇禎間刊本）、《南音三籟》四卷（明凌濛初輯，清康熙七年袁園客重刻本）等。底本如有明顯訛誤，則徑行改正；如有脫漏衍奪，則注明據何本補正；參校各本之互異文字，均一一注出。誤入卷二的【耍孩兒】《十自由》套，茲移至卷三；雜入卷三之《僧尼共犯》劇套，存之以保持全貌。另據汪氏環翠堂選本補【錦堂月】、【高陽臺】各一首。

本書共收小令五百二十二首，套數四十八篇。

本書於一九八一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印，這次重刊，再次得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支持，在此深致謝忱！本人限於識見，疏誤在所難免，至盼方家不吝賜正。

謝伯陽

歲次甲午二〇一四立夏重訂於吳門